■ 沧桑齐鲁

1946年夏，“流行病第一杀手”突袭朱陈。8月4日上午10点，一架来自青岛的飞机降落在临沂机场，从飞机上走下来两名外国女士。她们的到来，让疫情有了转机。

扑灭朱陈霍乱疫情始末

□ 本报记者 于岸青

1946年8月4日上午10点，一架来自青岛的飞机降落在临沂机场，从飞机上走下来两名外国女士。其中一位身着美军少校军服，分外引人注目的是，她是一位黑人。她的中文名字叫雷黛德，此时的身份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少校医官，另一位是她的护士道义尔。

雷黛德来临沂是受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山东分会之邀，协助扑灭正在临沂朱陈镇流行甚炽的虎列拉传染病疫情。“虎列拉”是英语“霍乱”的译音，属于国际检疫传染病之一，目前仍是我国法定管理的甲类传染病。雷黛德的到来，使我解放区这场扑灭瘟疫的战役有了些许国际色彩。

“流行病第一杀手”突袭朱陈

朱陈镇位于临沂县城(现临沂市)西南十多公里处，是临沂周边最大的村镇，镇上有1000多户人家4000多口人。镇上手工制瓷业发达，盛产黑色碗口白色圈足的大瓷碗，隔一段时间村民就三五成群推着小木轮车装上黑瓷碗四处贩卖。

这年盛夏，当地天气炎热加上阴雨连绵，致十分潮湿闷热。村民周友臣、李洪才等9人相约推车往兰陵一带贩卖瓷碗，7月2日途中打尖(行路途中吃便饭)，李洪才贪凉喝了大量冷水，下午发病，上吐下泻，次日夜间不治身亡。

没人知道，李洪才得的正是传染性极强的“虎列拉”。4日，同行的人将李洪才的遗体运回朱陈。当地旧俗，亲人去世至少要停灵两三日才可下葬，于是李家将灵床苫席放在街上，然而天气炎热，尸体已开始腐败，苍蝇四飞，遂形成第一轮污染。第二天提前出殡，前往吊唁的亲朋乡亲达百余人。礼毕，大多数人都吃了李家准备的饭食，导致第二轮污染。下葬之后，李家人还按当地旧俗，将李用过的衣履秽物扔进了村边的河里，再致河水污染。

到8日，李洪才的近邻王哲英突然发病，数小时后即告不治。从这时开始，霍乱在朱陈开始蔓延，短短两三天，全镇5条街均有染病者，许多染病者数日内脱水而死，镇上一家双棺出殡者不在少数，最高峰时一天死亡者竟达十七八人之多。随着死亡人数增多，往河里扔东西、洗洗涮涮的人越来越多，被污染的河水顺流南下，自朱陈镇、朱张桥、赵家坝、傅家庄直到庄坞，沿河造成大面积污染，有十多个村庄千多户人家被传染发病。

十九世纪之前，中国没有霍乱。山东初次发现霍乱是1821年，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间，全省共发生40多次大的霍乱疫情，包括朱陈这一次。1946年之前的30年间，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前前后后有6次霍乱大流行，死者无数，还不包括不间断的轻微流行。霍乱，可谓那时“流行病第一杀手”。

疫情重大，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一次严峻的考验。

7月14日，有群众到临沂县医救会(医药界抗日救国联合会)求助，朱陈疫情才为外界所知。县政府立即派七区区长李金涛、政治指导员颜寿山等人奔赴现场，首先采取措施封锁疫区，发动民兵在村各路口站岗，不准走亲戚，也不准赶早集，向村民宣传防疫知识，打苍蝇蚊子，组织当地医生抢救，并报请省政府。

临沂县医救会主任李鸿慈带领医救会的几位中医率先到达疫区。李老先生年过花甲但职责所在，慨然参战。他们与已经奋战数日的朱陈镇针灸医生陈凤合一起，用中医方法抢救患者，数日间有4个危重患者保住了生命，轻患者数十人渐痊愈。然十几天昼夜辛苦，医生们全都疲惫至极难以支撑，陈凤合和李鸿慈先后染病，陈凤合不幸牺牲在抢救第一线，成为陈家第四个染疫而殁的人；幸李鸿慈被及时抢救，转危为安。

反迷信是最紧要的任务

7月19日深夜，临沂县的紧急报告递到山东省卫生总局，报告称：“朱陈镇人户一千一百多户，在这五天当中已有二百多人受病，已死大人小孩二十余人，今天正在连夜治疗当中又死四人，此疫病如不再设法防治，将来不堪设想。”局长白备伍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专家们根据报告判断此疫为霍乱。疫情如火情，总局当即决定马上派出医疗防疫队。

抗战胜利前夜，1945年8月12日山东省政府在莒南正式成立，省卫生总局同时成立，山东军区卫生部长白备伍任局长。不久，其下设的巡回医疗队便成立了，在疫病暴发时即被派往各根据地疫区抢救病人，为扑灭疫病、挽救疫区人民的生命作出了很大贡献。这时，巡回医疗队6月初才从各地刚刚返回，据1946年5月25日《大众日报》报道：“第一医疗队在沂源淄博等地抢救；第二队在温河县、赵镈县抢救；第三医疗队在部城抢救；第四医疗队在临沂县抢救，历时约一月之久，四个医疗队共为人民抢治(抢救治疗)回归热一一七四(1174)人，麻疹四二(42)人，斑疹伤寒八九(89)人，脑膜炎三五(35)人，痢疾十人，流行性感冒四六〇(460)人，疟疾二二(22)人，大叶肺炎一人，外科十六人，并治疗其他疾病一二四二(1242)人，总共救治三千零九十一人。在抢救中人民流行着一句话：‘咱们民主政府来了救命，顽固派来要命！’”

天刚亮，队长徐坚率防疫队就出发了，白备伍随队赶到朱陈，坐镇指挥。在朱陈，他们吸收张兰田、许进榜、左新文、马健、孟庄林、李乐善、刘全金等当地18位中医参加，共同施救。

徐坚将所有医务工作者中西医混搭，分成四组，划片救治。实行三天后，感觉病人分布不均，这一方法效率不高，重又调整，将药品集中有针对性使用，药房设专人坐诊，其他医务人员则全部出诊，变仅治疗为治疗与防疫并重。每天晚上汇总情况，徐坚、怡然等省卫生总局专家就每天的施救情况进行专门指导。

省防疫队与区公所配合，通告全区，“灭蛆捕蝇、整理各庄街道(两边挖引水沟)、井边放公罐、禁止卖冷食者(瓜、凉粉等)、断绝向朱陈镇通行及禁止闲人各街乱逛或走亲戚家以防传染、用开水烫洗碗筷并盖好食物防苍蝇、揭发神婆造谣惑众并制止一切敬瘟神的举动。”

没想到，最后一条措施——揭发神婆造谣惑众并制止一切敬瘟神的举动，竟然遇到最大阻力。人人自危中，镇里谣言四起，“镇西南的桥是龟脖子，因为大家踩了，所以有病”“有五百瘟鬼在南庙开会”；大多数群众家门上贴着纸剪的狗，上写“神狗，神狗，把着门首，瘟神一见，回头就走”；甚至有人相信“阎王爷点了谁的卯簿，一定活不了”，干脆坐着等死……深信谣言的群众对灭蛆捕蝇扫除污秽的要求，不爱听，不去做，即使做也马马虎虎地应付“公事”。最令人着急的是，当地有些干部思想上不通，认为疫病是“天意”“瘟神”，所以根本不向群众传达防疫要求。

抗战时期，白备伍(左五)与罗荣桓(左三)、罗生特(左二)等在山东根据地合影

反迷信成了最紧要的任务，如果不把迷信反掉，卫生防疫工作难以展开，疫情便难以控制。防疫队当天晚上再次召集全镇干部开会，苦口婆心地指出现在桥不走了，瘟神也敬了，可病还是流行；造谣的神婆病的病、死的死，神婆孙高氏领头敬神也病死了，南庙老和尚拒绝救治，念了一天经后就死了……同时，讲清楚“病的根源”到底是什么，七区区长特别批评了思想顽固的北大街农救会长。事实教育了干部和群众，次日各街民兵及干部分头挨家挨户上门督促。

防疫队列出反迷信工作事项，要求每个上门的工作人员照单去做：“1、广泛向群众说明病是从哪里传来的，是什么病(这点最紧要)；2、以敬神之后死的人(挤跪在一块，吃贡品等传染)，以及和尚巫婆的死，作为实际宣传教育事例(这点最有效)；3、画漫画，揭穿神婆的内心，是为自私自利敲钱的；4、出墙报及写大张的公开信加以揭破，并提出具体防疫法；5、医生一边看病，一边注意宣传。”

经过艰苦的工作，疫情从26日开始缓和。可是不少群众便开始松懈，“卖瓜果的到处皆是，卖粥的共用饭碗，菜馆子开门了，而食物也不盖，苍蝇也不打了，街道也不整理了，门岗也不严格了”，还有的群众讲怪话，认为“卫生忒讲究了”。到8月1日，朱陈十字街因一个二流子串门子吃喝“着病”(感染的意思)，全街复又出现大量感染者，疫情出现反复。

采用雷黛德提出的方案

转机在8月4日到来。雷黛德来了，她带来了5万支霍乱疫苗。

雷黛德是受“解总”山东分会的邀请而来。

抗战胜利后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(“联总”)、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(“行总”)和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(“解总”)先后成立，以二战剩余物资救济中国难民。1946年初，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山东分会成立，白备伍任分会卫生组长，主要负责就医疗卫生事项与“联总”“行总”的官员接洽，这样，他与“联总”派到山东主管医药卫生的工作人员雷黛德和护士道义尔接触频繁，建立了友好关系。

雷黛德来自美国，是医学博士、传染病学专家，在法国求学八年。当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接见她时，二人用法语愉快地交谈起来。陈毅对她说，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，是希望早日实现和平的。为了执行人民意志，实现团结建国，我们遵守协议，新四军由南方撤到北方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而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，反共反人民，发动内战，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，肆无忌惮地向解放区进攻。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，是一定要失败的。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，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也是注定要失败的。这些话对雷黛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接见后不久，雷黛德获知朱陈暴发疫情，便要求到病区进行调查，主动向“联总”申请了霍乱疫苗。

雷黛德到临沂后，马上与白备伍进行了短暂的情况交流和商讨，决定疫苗优先供朱陈、傅家庄等疫情严重的四个村镇及人口稠多的城关两地群众注射，计划这项工作用七天至十天来完成。

扑灭疫情从来都是大型战役。虽然此时内战已经全面爆发，但“解总”依然与“联总”“行总”携手作战，成立了鲁青区联合防疫委员会临沂分会，方便行政，并加派我鲁中军区医疗队、临沂医院医疗队、滨海医院医疗队等赴疫区，“行总”鲁青分署第三工作队也派员参战。

5日，白备伍与雷黛德等抵达朱陈后，立即与七区政府召开简短会议，决定为防止疫病继续蔓延，立即成立区防疫指挥部，由区长任总指挥，区武装部长任副指挥。指挥部下设纠察队、宣传队、治疗队。纠察队由各庄调集30至50个民兵组成，将疫区封锁，隔绝病区与外界来往。宣传队由当地干部及小学教员组成，到处进行预防及治疗“虎列拉”的宣传教育。医疗队则由医救会、卫生局及当地中医西医组成，至各庄进行注射、治疗。

从这时开始，治疗采用的是雷黛德提出的方案：20毫升至50毫升17%生理盐水一次静脉推注，迅速解除病人脱水症状；再继续给病人静脉滴注生理盐水或葡萄糖盐水；进一步好转后改口服淡盐水或糖水，同时口服大剂量的磺胺呱和维生素B1、维生素C。

此方治疗效果十分显著。省防疫队医生怡然马上将这个处方公布在了《大众日报》上，“在临沂县抢救虎疫中，大多是用联总雷黛德氏介绍治虎疫之有效处方抢救的。这个处方的效力很好，大多患者均经此方治愈，如朱陈镇试用十七病案，亡者六人，在傅家庄治二十人中死二人。”这给了其他疫区很好的指导。

在朱陈紧张工作10天后，雷黛德与白备伍转到距朱陈十几公里的唐家沙沟继续抢救。七区区长在欢送会上说：“多亏白总局长亲临现场并带来专家，用了有效方法，救了老百姓，不然我们这个区不知要死多少人，说不定朱陈要断绝人烟了。”《大众日报》记者这时采访了雷黛德，报道中说：“雷大夫是联总或行总人员中，真真深入到解放区农村中去进行救济治疗工作的第一个人。她这次在乡下一共注射了有二三千针，她每天六点钟起身，晚上一直忙到十一二点钟。除了每天三餐饭后的半小时休息外，其余的时间差不多全部都花在工作中，天天在烈日下，自这家跑到那家，不论是怎样窄小的茅屋，病人怎样呕吐了一地的饭水，她也还是亲自至病人跟前，问他病状，细心地治疗。”雷黛德在疫区连续工作了20天，大大延长了行期。临返回青岛前，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接见了雷黛德，“对雷大夫的竭诚帮助与亲自动手不辞疲劳地抢救病人，表示万分感谢”。

雷黛德带来的药品全部投入治疗防疫之中，但仍有缺口，省政府紧急拨款二百万元，通过各种关系购买疫苗，专为群众注射。

参考《大众日报》霍乱专刊

科学方法加上组织得当，到9月26日，“临沂防疫指挥部”在《大众日报》上宣布：“临沂、费县境内虎疫经省卫生总局、联总雷黛德医师及滨海行署、临沂县府之卫生机关等两月余之抢救，基本上已被扑灭。两县发病地域计九十六村，患病者一千八百九十四人，两月来治愈者达一千三百九十八人；注射疫苗者，六八六七四人。陷入虎疫威胁之四十五万民众，遂得解救。”

必须看到，此次疫情得以迅速扑灭，报纸的宣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自7月28日开始到9月26日，《大众日报》刊发各类报道18篇，及时通报信息，戳穿谣言，传播科学知识，公布救治办法。省卫生总局用老百姓的语言在《大众日报》发出呼吁：“现在民主政府派去医生正在病区抢救。老少爷们！我们应跳出迷信的苦海，朱陈镇有两个神婆也病死了，所以说没神也没鬼，说有瘟神全是骗人的。传染病好比失火，这里将扑灭，那边又放起火来了，因为大家不注意防治，如向河中丢死人用的东西，使病菌传播，这样永远不能扑灭，只有大家注意下面的事，才可保全大家的平安，扑灭病害，停止再着人(染病的意思)。”

《大众日报》陆续推出两个整版有关防范霍乱的卫生专版。9月7日，刊发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发布的《山东省政府关于防治霍乱的指示》，将防治与治疗的有效办法以政府的指令形式进行宣传，指令中特别指出“其他宣传治疗等办法，参考《大众日报》八月份‘卫生’霍乱专刊”。

宣传有了很好的效果，册山区老沂庄的一位老百姓去傅家庄买酒，回来即得霍乱而死，幸该庄有某机关驻防，闻讯即以迅速之方法督促埋葬，衣服被子碗筷煮沸五分钟，家内院内之排泄物都以石灰掩盖后打扫，并埋入土中。经此措施后，该庄霍乱未得流行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防疫范例。

到9月3日，朱陈已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。这天召开了朱陈首次反内战大会，当场有73名青年报名参军，黎明时，全区各村庄即响起欢送参军的礼炮，此起彼伏，人群潮涌向湖西崖村，锣鼓震天响，识字班、儿童团扭着秧歌高唱，每个人都露着真诚的微笑。

■ 红色记忆

莱州有4个以先烈之名命名的村庄，分别是宋光村、铁民村、秀东村和欣木村。

红色村名背后的故事

□ 张发山

村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，每个村名都蕴含着诸多历史文化信息。而以先烈之名命名的村庄，必有一段红色故事。以先烈为村庄命名，不仅是对他们的永久悼念，更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有效载体。

莱州就有4个以先烈之名命名的村庄，分别是宋光村、铁民村、秀东村和欣木村。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重温先烈们英勇悲壮的传奇故事吧。

大泽山的骄子

宋光，原名宋林竹，字劲千。1906年4月生于掖县神山区郭家店社(今属莱州市郭家店镇)干河子村。少时曾跟外祖父读过私塾，后考取了掖县乡村师范讲习所，18岁便在村小学任教。七七事变后，日寇的铁蹄踏进了华北平原，山东大地狼烟四起。作为一名教书先生，宋光深知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于是积极参加救亡。1938年6月，时任县委书记王鼎臣根据宋光和几个进步青年的表现，介绍他们一起加入了党组织。

遵照王书记的指示，宋光跑遍了八区西北部的几十个村庄，在壮大抗日团体的同时，发展了多名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。9月，中共胶东特委在马山竹林寺召开了30余人的党员大会，宋光被选为八区分区委组织委员。

1939年1月16日，掖县二次沦陷后，上级领导机关先后转移，分区委一时成了没娘的孩子。但宋光和他的党小组始终不渝，坚持斗争，几经周折，终与县委取得联系，重建了八区分区委，成立了柴棚、郭家店、观音、庙埠四个乡的党支部，使全区的对敌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。

为适应对敌斗争新形势，1940年12月，胶东区党委决定将胶西的掖(县)、招(远)、平(度)、昌(邑)、潍(县)划为西海地区，宋光被调到西海地委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，转年1月，又调掖县县委任组织部部长。9月，他在山东分局党校结业后，升任为平西县工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，以大泽山区为依托，开展敌后斗争。

1942年11月，西海军分区为扫清掖县至平度南北要冲的障碍，决定向高望山皇协军据点发起攻击，拔除楔在大泽山根据地西侧的这颗“钉子”。守敌得此消息，急向掖、平两城的日军求救。12日上午，两城日伪军倾巢出动，趁机将我驻二甲、五甲、八甲、崖刘家的西海独立团一营、平西县工委、行署和县大队进行南北合击。我方侦得敌情为时已晚，宋光指挥部队向上洄、下洄二村方向突围。敌寇凭借精良的武器和有利地形，交叉向我方扫射。战斗异常激烈，众寡悬殊，我军伤亡很大。严峻形势下，宋光和战友们集中火力，终于撕开一个缺口，掩护一部分干部、战士撤离出去。最后眼见弹尽粮绝，生还无望，宋光大喊一声：“同志们，宁死不做俘虏！”遂将最后一粒子弹射向自己的脑门。这位大泽山的骄子、党的优秀干部，壮烈牺牲，时年36岁。

1946年2月，为永久纪念这位为抗日救国、杀身成仁的英雄，经中共西海地委、西海专署批准，将其故乡干河子村命名为宋光村。

小村出了大英雄

莱州文峰路街道李家村，有棵千年古槐。相传百多年前，一道士云游至此，见绿荫伞盖，遂赞曰：善哉善哉！莫道村小数十户，有古槐荫庇，必出脱颖后生，令万众敬仰！果不其然，上世纪四十年代，李家村当真出了个闻名遐迩的英雄，他就是胶东南海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李铁民。

李铁民，字级三，生于1919年3月3日。他自幼聪颖，从私塾到小学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他与同乡朱开印从莱阳乡师结业归来，恰逢家乡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，二人当即参加了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(简称“民动”)。1938年3月8日夜，“民动”400多名战士在城北玉皇顶武装起义，战士们迅速包围了掖县城。9日上午，指挥郑耀南一边让战士对城堡上的伪军喊话，一边派朱开印、李铁民等人捉拿伪县长刘子容的家属做人质。当朱、李等人将刘家父母带到城下，汉奸县长立刻瘫软在地。起义部队没费一枪一弹，掖县就被光复了。接着，县委决定成立抗日民主政府，这是省内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。

起义胜利后，李铁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担任了三支队第一大队指导员。不久，三支队与三军合并、整编，番号改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十三、十四、十五三个团，李铁民任十三团二营六连指导员。此间，他随部队转战胶东各地，先后参加了崂山、祝沟、大田、半壁店、良蒙山等战斗，多次受到胶东军区的表彰，荣获战斗英雄的称号。

1940年12月，李铁民奉命到鲁南受训，结业后即任十五团政治处主任。之后，胶东军区又以十五团为基础，成立了南海军分区司令部，李铁民任政治部主任。

1943年5月1日，南海军分区司令部进驻平东县古砚镇山上村。第二天，侦察连送来情报，说国民党李德元一个大队，由东北约二十里处向山上村开来。司令部立刻做好战斗部署。当机枪连和敌人交锋时，才发现来敌竟是武器精良的日伪军。这时，又有三股敌人向山上村包抄，情况万分紧急，军分区司令部命铁七连、骑兵连、特务连阻击南和西南的两股敌人，掩护机关干部向西北山区突围。李铁民本应随司令部一起转移，但考虑到警卫营阻击阵地压力较大，故在安排其他同志转移后，他马上带领通信连战士予以增援。混战中，警卫营和通信连伤亡很大，三挺机枪有两名机枪手中弹牺牲。李铁民也身负重伤，战士们再三劝他和警卫员撤离，他却坚定地说：“多个人就多分力量，大不了咱一起光荣！”说着，咬牙端起机枪直扫敌群。子弹很快打没了，敌人嗷嗷叫着围上来，待他们近在咫尺，李铁民带头拉响了手榴弹。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年仅25岁的李铁民就这样与敌同归于尽了！

为了纪念李铁民烈士，弘扬民族精神，1946年2月，掖南县(1940年11月划出掖县南部成立掖南县)县委、县政府将朱马区李家村命名为铁民村。

文武全才的独立营长

莱州虎头崖镇北部地区有座趴埠山，当地人称之为“趴山”，山下长眠着一位民族英雄，他就是当年威震敌胆的掖南县独立营营长刘锡彦。

刘锡彦，号秀东，1908年出生在前趴埠刘家一个贫农家庭。刘秀东自小聪慧过人，三字经、百家姓过目不忘，且写得一手好字，画得一手好画。1929年，他考入掖县师范讲习所，先后在本村、潘家、崔家小学执教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刘秀东毅然投笔从戎，参加了掖县民众干部训练班，翌年8月入党，后任胶东区委警卫营营长。1943年6月，调任掖南县独立营营长，到掖西敌占区开辟工作。

掖西十区位于掖南、平度、昌邑三县交界，是三角斗争最为尖锐、复杂的地方，辖区内光伪军就有千人之多。严峻形势下，刘秀东和政委马杰克服重重困难，一方面积极扩充兵员，一方面加强对部队的军事训练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独立营逐渐发展到200余人，建起两个建制连，军事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。

是年8月，独立营得到线报，日伪军50多人意欲从掖南夏邱堡据点，用大车向平度城押运军需物资。刘秀东亲率一个排在平度淄阳河北的羞鱼村秘密设伏。可直到次日中午，夏邱据点还毫无动静。刘秀东顿时明白了，下令“公开”西撤六十里，下半夜却又杀了一个回马枪。第三天拂晓，当日伪军押着军用物资大摇大摆地进入我军伏击圈时，刘秀东一声喊“打”，枪声大作，敌人仓皇窜回据点。是役，独立营大获全胜，毙伤日伪军30多人，缴获30多支三八枪和一大宗军需物资。

为了瓦解伪军，刘秀东忙里偷闲，创作出《赵五娘寻夫》京剧脚本，军民合作巡回演出，反响很大。之后，有上百名伪军开了小差，有的携枪弃暗投明，有的甚至成了我军的卧底。

1944年5月，掖南县独立营一连和营部驻防土山李家，在掖西一带保卫夏收。15日晨，薄雾弥漫，沙河据点的日伪军120余人向土山李家袭来。独立营得到情报时，敌人已控制了村东南的一座小桥，并在桥上架设了两挺机枪。刘秀东处乱不惊，命令二排抢占村西南土丘高地，三排掩护政委马杰和营部向南冲去，自己则率一排从正面牵制敌人。战斗打得很激烈，敌人集中火力扫射，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。刘秀东匍匐前行，一扬手，手榴弹在小桥上空爆炸，敌人的机枪哑巴了。战士们刚想发起冲锋，不料，另一挺机枪又“哒哒”扫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几颗子弹击中了刘秀东的头部和胸部，等驻扎在杨家的二连前来增援、把他抬到邻村陈家墩时，他已停止了呼吸，时年36岁。

刘秀东牺牲后，遗体被护送回故里，安葬在趴山前怀。1946年4月，掖南县委、县政府报请上级批准，将原前趴埠刘家更名为秀东村。

敌工站站长之谜

在莱州市朱桥镇的欣木村，有一处坐北向南、古风犹存的老房子，这就是抗战时期胶东军区西海敌工站站长、烈士杨欣木的故居。欣木村原名桑园村，相传明嘉靖年间，杨姓由四川迁此建村，因村中有一片桑园而得名。

杨欣木，曾用名杨京先，1922年生，1940年10月参加八路军，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任胶东军区西海敌工站站长，1947年4月17日牺牲于潍北。1950年，掖县县政府批准杨欣木为革命烈士。为纪念这位敌后英雄，政府将其家乡保旺区桑园村更名为欣木村。

由于敌工的特殊性，杨欣木烈士生前留下的信息少之又少。在莱州烈士陵园纪念堂里，在嵌满英烈画像、看板的北墙偏东，宋光、李铁民、刘秀东三位英烈画像赫然在目，唯独杨欣木烈士处是个空白。在杨欣木的故乡，有村民说，烈士生在一个大户人家，妻子是李家村人，有文化，懂事明理，是她动员自己丈夫参的军。杨欣木牺牲后，妻子生下遗腹女……

70多年过去了，英雄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早已湮没于历史的烟云之中，甚至成为永远的不解之谜。但先烈浴血抗战的壮举，永远值得后人感念和铭记。